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八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二十

崔湜崔義

舊劉幽求傳幽求令張暉密奏元宗曰宰相中有崔湜崔義原本同誤也崔義當爲岑義

姚崇譏毀魏知古

舊魏知古傳知古自睿宗時同平章事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譖毀開元二年罷知政事新書但改云與姚崇不協罷政李德裕次柳氏舊聞

見祕笈續函

則言魏知

古起諸吏爲姚崇所引用及知古拜吏部尙書知東道選事崇二子分曹洛邑知古至恃恩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上召崇問其子才否崇揣知上意反直言其子之過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而薄知古之負崇遂罷知古此事新書移入崇傳故於知古傳不見新書好采小說次柳氏舊聞一卷掇拾殆盡幾無遺者

崔日用多殺爲功

張鷟朝野僉載卷一云廣平王誅逆韋崔日用將兵杜曲誅諸韋略盡縑子中嬰孩亦梟殺之諸杜濫及者非一元宗封平王廣字衍新舊書日用傳皆不載

此事愚謂盡誅諸章是也及諸杜非也觀日用之爲人一片權謀詭道多殺爲功是其所長新書好采小說何以遺之

張九齡辭起復

張九齡由工部侍郎知制誥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  
奪哀起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新舊書并新書宰相  
年表略同而以母喪解舊作母喪歸鄉里平章事下  
新多固辭不許一句新書是也予所藏宋刻張子壽  
曲江集第十三卷載其辭起復表云伏奉去年十二  
月十四日制復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者外沮公望

內奪私情云云又云臣比年限役多闕晨昏疾疹之際遽乖救藥凶諱之日遠隔追攀而星霜未周冠冕載迫庭闈昔絕几筵今阻凡日名教實所深哀云云末云寶冀哀素有次喪紀獲終俯鑒荒迷乞遂情禮謹詣朝堂奉表陳乞以閏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草土臣張九齡上表後附御批云卿去歲禮闈擢受樞密實關政本將倚爲相頃來升用是會宿心雖屬家艱已踰年序不有至孝誰能盡忠若墨縵之義不行蒼生之望安在謂此情難奪豈成命可移比日行在侍卿促轡今既至止無勞固辭朕以非常用

賢曷云常禮哀訴卽宜斷表今日便上然則九齡韶  
州曲江人以開元二十年聞母訃道遠未卽歸里身  
尙留京未屆期年卽起復故固辭第十五卷又有赴  
祥除狀云殃釁殘生謬承天澤日月迅速祥制有期  
几筵在遠追慕不親伏望察臣罔極俯遂哀懇假以  
傳乘暫赴旬月云云御批云不可復見惟餘孝思情  
禮所歸近遠無別卿當大任朝夕謀猷旣從奪禮安  
得顧思云云此第二次進狀又不許也九齡賢相刪  
此一節便覺減色舊不如新

吳兢貞觀政要

舊書吳兢傳絕不言其作貞觀政要新書於其歷官及事蹟大有不同且舊云天寶八年卒年八十餘而新去其八年且但云年八十不云餘今無以核其是非只可兩存但舊傳三百餘字新則極詳增至一千八百八十字而仍不言貞觀政要此書凡十卷四十四篇元臨川戈直者曾爲集論刻於至順四年有吳澄郭思貞序明成化元年又重刻之今世多有之新書魏徵之五世孫暮傳亦言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云云不知史於兢傳何以不言

郭虔瓘傳脫句

舊郭虔瓘傳虔瓘以破賊之功拜冠軍大將軍此下原本多一句云行右驍衛大將軍近本脫

郭知運傳互有詳略

郭知運傳新舊互有詳略如以戰功累除左驍衛中郎將瀚海軍經略使轉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舊有新無副郭虔瓘破突厥舊書書其時曰開元二年春新刪去以破突厥功加雲麾將軍擢右武衛將軍新刪雲麾又改武衛爲驍衛吐蕃入寇新有彼將名曰牟達延乞力徐舊無以敗吐蕃功進階冠軍大將軍兼臨洮軍使又以功兼隴右經略使營柳城舊



亦無冠軍大將軍經略使二官獨孤及毗陵集第六  
卷知運諡議書銜有之不當刪去卒年五十五上元  
中配饗太公廟永泰初諡曰威舊亦皆無威之諡卽  
獨孤及所議也及集又附左司員外郎崔廈駁諡議  
據禮賜諡當在葬前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年追請  
易名爲非禮按知運卒於開元九年至永泰元年凡  
四十五年故曰向五十年及又援引經傳以駁崔廈  
爲一篇洋洋六百二三十字雖近理頗辭費而崔廈  
以爲因知運之子英又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  
禮作无妄之求其言却侃直

王忠嗣兩傳異同

舊王忠嗣傳一千八百三十六字新一千三百三十七字稍有異同忠嗣有碑今在渭南縣元載撰王縉書立於大歷十年四月予得拓本雖有剝落存字尙多舊傳云太原祁人家於華州之鄭縣新則直云華州鄭人而碑云公本太原祁人五代祖隨周武帝入關徙家於鄭今爲華陰人者舊新地志華州有鄭縣又有華陰縣古人著籍必指定某縣碑非以忠嗣爲華陰縣人但舊志天寶元年改華州爲華陰郡碑據忠嗣時制以爲華陰郡之鄭人耳似異實同也父海

資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兩傳同碑則以九原太守領軍使當以碑爲正吐蕃入寇率兵禦之及賊於渭州西界武階驛苦戰勝之無救沒於陣新刪去渭州西界直云戰武階使觀者不知武階在何處此舊勝新新於戰武階下添追北至壕口碑敘此事亦云終夜追奔遲明會食勦歸帥於壕口戮困獸於建毗與新合碑又云揉輜之所殘戈矛之所斃積屍將崆峒倅厚漂血與洮河爭流氣盛忘銜檄之虞戰酣無存變之意蒼黃顛仆落於戎手亦足以暴威武於天下愴洪稜於蠻貊元宗省書廢朝問故流悼偉其心而

大其節哀其歿而念其忠褒贈開府儀同三司安北  
大都護使給事中倪若水乘驛弔祭命許國公蘇頌  
爲之文兩傳敘事雖同而所贈官乃左金吾大將軍  
與碑全不合舊有安西大都護非安北新則刪去當  
皆以碑爲正弔祭立碑事則兩傳皆不載碑又云公  
之遘閔年初九歲詔復朝散大夫尙輦奉御特令中  
貴扶入內殿意苦而羸形絕地辭哀而進血沾衣左  
右動容上亦歔歔因撫而謂曰此去病之孤吾當壯  
而將之萬戶侯不足得也衣以朱紱錫名忠嗣部曲  
主家後宮收視每隨諸王問安否獨與肅宗同臥起

至尊以子育儲后以兄事朝散階舊有新無見內殿及帝慰勉語新有舊無新采此碑也餘皆與碑合新於此下敘其初仕爲代州別駕大猾不敢干法數輕騎出塞忠王恐亾之言於帝召還此節舊無新亦據碑添入但碑以別駕爲大同軍戎副新刪之則似忠嗣但爲治民之官非武臣矣謬也此下碑敘忠嗣以讎恥未雪激憤逾深對案忘餐獨居掩涕元宗乃命以中郎將從徐公蕭嵩出塞但使通知四夷事飽習軍陣容不得先啟行無令當一隊且有後命虞其天闕及徐公將入覲京師改轅張掖公毋以歸報不甘

心乃候月乘風鞭馬深入鬱標川遇贊普牙官踐夏  
角武戈鋌山立介馬雲屯將校失色猶欲引馳公謂  
一足未移追射且盡無敢妄動觀吾破之乃超乘貫  
羌陷胷走腹取白馬於衆中捨大黃而益振芟夷之  
又蘊崇焉係梟之亦焚燎焉執訊獲醜何啻數千牽  
羊繫駒殆將萬計幕府上功上益嘆息御勤政樓親  
閱軍實太常稽憲度將授執金吾上亦多元戎用爲  
右丞相仍令圖寫置於座隅愚考此所敘戰事乃忠  
嗣立功之始據兩傳皆並提河西節度兵部尙書蕭  
嵩河東副元帥信安王稹皆引爲麾下而碑則惟言

從蕭嵩其從信安王禕抽出另敘在此段之下且蕭嵩係河西節度則爲今甘肅之甘涼等處其信安王據兩傳皆言在河東則爲今山西太原汾州一路而碑乃言遼碣則爲今直隸永平奉天錦州一路地理亦不合未詳且此時忠嗣初立職功官職尙卑舊但言爲嵩禕部曲轉左領軍衛郎將河西討擊副使左威衛將軍賜紫金魚袋清源男兼檢校代州都督井不言有深入斬獲事新雖據碑採添破贊普鬱標川事然加官惟將軍男爵都督三者與舊同餘井略去碑乃侈言其得右丞相考開元元年改尙書左右僕

射爲左右丞相唐制僕射不同平章事不得爲宰相  
俗人見丞相字便誤認作宰相誠可笑但忠嗣此時  
卽爲丞相恐無此事兩傳皆不取而元載忠嗣之婿  
記事不宜不實此當闕疑舊新於此下皆言爲皇甫  
惟明所陷貶東陽府左果毅而碑無此事卽接以總  
領之筆云自茲厥後恒當重任此下多漫略云趙承  
□之敗於怒皆也隻輪不返公度桑乾河虜其全部  
復失亾之車重杜希望之輯鹽泉也三帥受擒公獨  
潰堅圍護經時之板築信安王之臨遼碣也用武於  
盧龍塞朝鮮盛刊壘之功韋光乘之征駱駝峽也會



援於李陵臺河□受全軍之惠以上實排四段錄而  
不殺竟不知四事先後次序如何據舊新書貶東陽  
後因杜希望薦追赴河西立功方再授左威衛郎將  
知行軍司馬是秋又敗吐蕃拜左金吾衛將軍同正  
員又兼左羽林軍上將軍河東節度副使兼大同軍  
使二十八年以本官兼代州都督攝御史大夫兼充  
河東節度又加雲麾將軍二十九年代韋光乘爲朔  
方節度使天寶元年兼靈州都督是歲北伐與奚怒  
皆戰於桑乾河敗之虜其衆新書雖多刪削大略同  
敗怒皆事最後而碑最在前杜希望是從貶後奏爲

部下助信安則是初出從軍時事而碑乃平列於此  
至韋光乘則不過是朔方受代之帥而所云忠嗣援  
其軍者史并不見況奚怒皆則當爲契丹部落鹽泉  
則當今寧夏遼碣當今永平錦州李陵臺在今大同  
其文參互不合碑文特錯綜之詞不可據當以史爲  
正碑於此下又作東上起下一段云初佐戎關隴分  
鎮河湟一之歲拔新城走□布夷烽壘燒積聚二之  
歲開九曲奪三橋梁洪河沂西海開元之末擁旄汾  
代天寶之始南統朔方以上一段皆過峽語前數句  
是結束上文後四句是起下文佐戎關隴卽指從蕭

嵩事分鎮河湟卽指杜希望薦追赴河西事拔新城  
舊同新書作新羅城其下文仍言新城則羅字衍此  
正追赴河西時事其餘各功史不見碑以偶儷語敘  
述事迹轉不明南統朔方舊新書亦開元二十九年  
事而碑以爲天寶之始天寶係正月朔改元不可與  
開元混此事當從碑碑於此下云獯鬻內離九姓橫  
叛大單于控弦度漠聲□□附拔悉蜜引弓乘後剋  
日會師中使遽聞帝思掃蕩受降盡狄屈指猶遲亟  
決急裝天書百下公以爲出壇之任得守便宜冒頓  
之強未當屈折叛胡畏服不輕用兵勢閔言甘可虞

他變盛師臨木刺致餽出蘭山舍垢并容閉壁堅營  
無名王大人到轅門受事絕單車疋馬報候吏前期  
防密慮周詐窮情見果穹廬桀黠將侵鎬及方右地  
郵支已解仇交質幾欲圖成大禍寧唯嚮化未醇於  
是設間以散其從肆謀以離其約二虜不合遁逃遠  
舍天子使繡衣御史問後將軍畏懦優遊之故且陳  
支解戎醜之謀苟事得其中如將軍素料又匈奴何  
時可滅公條對不羈之虜易以計破難以兵碎因白  
逗留未決之狀備列平戎一十八策璽書還報從公  
所畫突厥前有畏漢之偏後有事讎之恐遭罹塚墮

之患傍緣諭告之辭朝不及夕以俟王師受□而去者□□王委辦而降者五千帳明年秋引軍度磧定計乘虛至多羅斯壞巢焚聚涉汨昆水下將降旗皆倒戟自殘輿尸請命斬白脅可汗之首傳置橐街繫葛督祿娑匍可敦獻於闕下阿波達干持愛妾宵遁乘六羸突圍嘯聚東蕃迫脅小種立烏蘇爲名長自尊爲賢王保薩河仞山據丁零古塞謂中國有積鹵之限官軍無可到之期按甲休徒擊鮮高會思歸故地平復大名間歲方暮嚴冬仲月公出白道誓衆北伐俾僕固懷恩阿布斯爲覘視命王思禮李光弼爲

遊軍顧萬里若俄頃過山川如枕席夜驅胡馬暗合  
戎圍自丑至辰頭擒面縛羈虜全部永清朔土三代  
之盛獫狁孔熾方叔吉甫驅之而已雖張愿列三城  
衛公擒頡利纔遏乘冰之勢但雪涇陽之恥則自命  
將以來肅將天刑誅而不伐素定廟勝陣而不戰龍  
荒絕貴種大漠無王庭恢武節振天聲未有如公之  
比公始以馬邑鎮軍守在代北外襟帶以自隘弃奔  
衝而蹙國河東乃城大同於雲中徙清塞橫野張吾  
左翼朔方則并受降爲振武築靜邊雲內直彼獯虜  
巨防周設崇墉萬堵開陽閉陰拓跡變土藏山掩陸

磅礪遮護西自五涼東暨漁陽南至陰山北臨大荒  
聯烽接守乘高倚要塞風揚沙絕漠起鳥悉數於瞬  
息傳致於晷刻元黃不得雜其象秋毫無以逃其狀  
矧襲侵與牧馬敢凌遽而南向冰河風壯車甲鱗萃  
誰何疆理千長百帥秦將隸於降虜漢軍羈於戎騎  
公乃衡懸華裔勢分眾寡由中制外長御遠駕恢我  
朝邊有如彼圖難於易又如此以上一大段敘忠嗣  
功甚暢雖用偶儷又雜以用韻而情節具見葛督祿  
舊新作葛邏祿對音無定字汨昆水新但作昆水似  
脫字舊不如新之詳者新采碑故也而舊於此節下

又略作貶詞云初忠嗣在河東朔方日久備諳邊事  
得士卒心及至河隴頗不習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貴  
自處望減於往日矣按其上下文力表其戰功謀略  
此段自相矛盾新刪去是碑於此下云當秉鈞之顯  
國也巧文傷詆網密事藜借公爲資動搖國本諷操  
危法言酷意誣雖丞相置辭猶驚獄吏而貫高長者  
竟出吾王成公謫居人無不恨當逆胡之兆亂也意  
并河東僞築雄武常山臨代飛狐扼塞制夷夏之吭  
撫朔函之背徵鄰請助邀公赴會將欲詭遇買歡冀  
得兵留鎮廢公克期應詔未覲而退奏論本末之難



指切未然之戒危辭洩漏凶黨交害摘剝排折俾公  
終敗以上劈分兩段前段秉鈞謂李林甫國本謂肅  
宗貫高謂哥舒翰事詳舊新書後段逆胡謂祿山爲  
祿山所陷事舊書竟不載而新有之新亦采碑也碑  
首先有冒頭一大段旣約舉一生功烈卽接以安祿  
山保奸伺變忌公宿名其下文漫不成句有甫字蓋  
林甫也其下云嫌公不附寢營平之奏沮樂毅之謀  
內隲外讒陰中交訐卒從吏議竟羅大獄雖釗温肆  
爪牙之毒而哥舒有折檻之爭黜守沔上沒於漢東  
年四十五林甫爲內隲祿山爲外讒釗當是楊釗卽

國忠溫當是吉溫舊國忠傳云本名釗李林甫將不利於皇太子倚摭陰事以傾之侍御史楊慎矜承望風旨誣太子妃兄韋堅與皇甫惟明私謁太子以國忠怙寵敢言援之爲黨以按其事京兆府法曹吉溫舞文巧詆爲國忠爪牙之用因深竟堅獄堅及太子良娣杜氏親屬柳勣杜昆吾等痛繩其罪皆國忠發之林甫方深阻保位國忠凡所奏劾涉疑似於太子者林甫雖不明言以指導之皆林甫所使國忠乘而爲邪得以肆意此事中當有忠嗣彼時國忠尙未與林甫祿山構隙溫則正係林甫祿山之黨羣奸方合

傾搖國本以忠嗣少與肅宗同臥起因以陷之舊新  
國忠及各傳皆不及忠嗣被陷者史有所漏賴碑得  
見也碑將此段置在前已將羣奸譖誣哥舒翰救之  
及貶死事揭明故入正敘完後但將此事重提一遍  
用偶儷語不必出姓名其下乃反覆唱嘆以致惋恨  
云公自家移孝□童被讖策慮奮發盡瘁事國信廉  
仁勇內和外重處盛權不得以非理撓臨大節不可  
以危亾動道將世逆器與時屯折衝厭難之臣旋踵  
禍及其身不淄不磷之堅挫於刀筆之前此慷慨義  
烈之士所以掩泣而流連此下但點明已爲忠嗣婿

製文勒石而肅宗追加褒贈不及者亦以碑首冒頭  
提敘在前於年四十五下云悲夫忠邪易地謫放隳  
落人之云亾邦國殄瘁狩皇輿於巴蜀委宮廟於虵  
虺今上撫軍用公舊校士留殘憤將有餘雄謂諸葛  
之猶生走仲達而知懼及肅清東土正位北宸傷聞  
鼓鞞載感風烈追贈兵部尙書太子太師遼吏增氣  
三軍激節益念功悼枉國之經也云云皆與史合贈  
太子太師則史略去舊校卽李光弼等忠嗣在唐名  
將中當居第一等其老謀成筭體國惠民尤不易得  
橫遭冤誣身頽業喪使忠嗣得竟其用不但二邊無

擾亦無祿山之難矣唐人自壞長城乃天下之大不幸也碑文四千餘字古今談金石文字者惟趙明誠趙嘏顧絳三家有此碑明誠絳無跋嘏跋空語無考證文苑英華既不收而石本流傳又少予故詳論之以爲後人考史之助

### 高仙芝傳非體

舊高仙芝傳敘至仙芝與封常清至潼關修守具賊至不能攻仙芝之力也此處便住不及後事但仙芝之歿雖見常清傳中然敘事參變史記體也漢書則已慎覈整齊其文凡傳俱各自了截無此不了而以

彼見之者舊唐書本用漢書體何忽自亂其例宜於力也之下綴三四句云語在常清傳方爲得體又仙芝常清二傳脫誤尤多皆當從原本添改

楊正道年九十餘致仕

舊楊慎矜傳父崇禮開元初爲太府少卿擢太府卿在職二十年公清如一年九十餘授戶部尙書致仕案年九十餘之上原本空三字影宋抄本則有二十一三字新書直作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云云愚謂當從宋本作二十一年而重一年字爲得觀下文慎矜丁父憂二十六年服闋則崇禮卒於開元二十四

年蓋致仕後又三四年而卒則其致仕必在開元二十一年其拜太府卿大約在二年故云在職二十年  
監節度兼節度

李林甫爲宰相專權監隴右河西節度使久之又兼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使此二處舊書皆作兼領不云監似當從舊唐時節度或以親王宰相兼領皆居中遙領不之任其蒞事者副大使也而其後強藩又無不兼宰相銜官制亂甚

紅巾

李林甫病帝登降聖閣舉紅巾招之新書改爲絳巾

可笑

崔渙傳語多不可解

舊崔渙傳乾元中遷御史大夫加稅地青苗錢物使時以此錢充給京百官料渙爲屬吏希中以下估爲使料上估爲百官料其時爲皇城副留守張清發之詔下有司訊鞫渙無詞以對坐貶云云原本於充給京百官料下作上估爲百司料渙爲屬吏希中以上估爲使料下估爲皇城副留守云云脫誤殊甚近本所改不知何據而尙不可解新書云以錢給百官而吏用下直爲使料上直爲百司料元載諷皇城副留



守張清擿其非云云亦未詳

料者俸料也就兩文參之新書爲勝

### 契苾明官宜從舊

舊契苾何力子明但云左鷹揚衛大將軍兼賀蘭都督襲爵涼國公如是而已新書添百數十字予得明墓碑拓本與師德撰殷元祚書新書所添皆取之碑也但旣欲事增於前而云明終於鷹揚衛大將軍反省却兼賀蘭都督則非碑首標題其結銜却正與舊書合宜從之

### 李光弼掘壕作塹

舊李光弼傳賊史思明等攻太原光弼躬率士卒百

姓於城外作掘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原本與近本同校本改爲於百姓之下云外城掘壕以自固脫塹數十萬亦未明妥愚謂當云於城外掘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塹字在說文卷十三下土部瓴適也一曰未燒也

李暲

晉書列傳第五十七卷有涼武昭王李元盛傳云王諱暲字元盛此唐之祖也而舊書第一百十二卷又有李暲傳云是淮安王神通元孫則亦宗室矣殊不可解俟考

裴冕傳脫文

舊裴冕傳太子入靈武冕與杜鴻漸等勸進曰主上  
厭勤大位南幸蜀川宗社神器須有所歸天意人事  
不可少失況賢智乎原本與近本同校本添改云天  
意人事不可固違若逡巡固辭失億兆之心則大事  
去矣臣等猶知不可況賢智乎校本據宋刻

郭子儀討周智光

新叛臣周智光傳大歷二年詔郭子儀密圖之子儀  
得詔未行帳下斬其首來獻舊智光傳略同而本紀  
云二年正月丁巳密詔子儀討智光甲子智光帳下

將斬智光首以獻此爲得實獨孤及毗陵集第四卷  
賀擒周智光表云朝命將帥夕殲渠魁此夸言之其  
實相距八日新本紀云丁巳郭子儀討周智光甲子  
周智光伏誅此不當言伏誅亦不如舊紀

臧玠殺崔瓘

新代宗紀大歷五年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臧玠殺  
其團練使崔灌崔瓘傳累官澧州刺史詔特進五階  
大歷中遷湖南觀察使別將臧玠殺判官達奚覲瓘  
惶懼走遇害吳縝糾云紀書團練使崔灌傳乃觀察  
使崔瓘不同如此愚考舊書紀傳皆作瓘新乃互異

傳寫之訛也

通鑑二百二十四卷作灌非是

至舊紀書湖南都團練

使崔瓘新紀去都字此字恐不可去舊地理志云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刺史皆治軍戎遂有防禦團練制置之名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額寇盜稍息則易以觀察之號湖南觀察使治潭州管潭衡柳連道永州等州湖南不置節度但置觀察觀察即節度也而治所在潭州則潭州刺史即觀察統攝不別置至其所屬各州逐州有刺史當無不兼防禦團練制置等名故瓘死所屬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楊濟出軍討玠其兼團練明矣然雖兼團練不可云都惟觀察稱

之故知都字不可去也舊於瓊傳則云由澧州刺史  
優詔特加五階至銀青光祿大夫遷潭州刺史兼御  
史中丞充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兵馬使臧玠殺判官  
達奚覲玠遇害所書甚詳明紀與傳一一相應蓋紀  
書都團練則其以刺史充觀察可知新紀既刪都字  
又於傳盡削他銜單書觀察致動吳縝之疑固屬非  
是但縝著書當宋哲宗時去唐肅代甚近竟不知唐  
制反不如我輩追考於千年以下者亦太粗疏

澧州係江南西道荆南節度使所管之下州下州刺  
史係正四品下階而銀青光祿大夫則係從三品之

文散官所差不過兩階乃云加五階蓋官與階不必相當官大階小權雖爲下州刺史所得階僅止正五品上階故加五階始至銀青光祿大夫新傳但渾言特進五階不言所進何階省文可也至於紀削去都字但言團練傳削去都團練但言觀察則謬矣然猶曰善讀書者自能微會其似異實同之故猶差可其兼御史中丞一句因唐外官無不兼京銜者御史中丞亦正五品上階權雖加至從三品階所帶京銜止此帶職與階尤可不必相當耳新旣一意刪削卽并此句去之亦或尙可若乃遷潭州刺史一句則因潭

州卽湖南觀察治欲用瓊爲觀察故卽令其以刺潭  
充瓊外別無刺史也此一句則斷不可省乃一併去  
之識暗心粗膽大手滑宋人通病

舊傳兵馬使臧玠新必改爲別將亦非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九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二十一

李懷光爲部將所殺

舊李懷光傳懷光叛朔方部將牛名俊斬其首以降  
新書本傳同而於韓游瓌傳乃云懷光見勢單感乃  
縊死一書中自岐其說陸宣公集制誥第三卷誅李  
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并招諭淮西詔敘此事云渠  
魁授首餘眾革心制勝以謀兵無血刃則知非擒獲  
伏誅亦非臨陣斬之但爲部將所殺與自縊有別其

事宜核實歸一詔中論平懷光爲馬燧渾瑊駱元光  
韓游環唐朝臣五人功新舊懷光游瓌傳皆作瓌陸  
集誤駱元光後改賜姓名李元諒諸人惟唐朝臣新  
舊皆無傳

### 楊子院

新書班宏傳貞元初宰相竇參爲度支使宏以尚書  
副之楊子院鹽鐵轉運之委藏也宏任徐粲主之以  
賄聞參議所以代之宏不可二人不相合參知帝薄  
己乃讓使知張洸與宏交惡薦洸爲戶部侍郎鹽鐵  
轉運使而以宏判度支分洸關內河東劔南山南西

道鹽鐵轉運隸宏以悅其意思按唐時天下財賦轉

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

見新書食貨志第四十一

雖有此分然此

等使名實無定員其爵秩職掌隨時變易有以宰相

兼領者有以節度觀察等使兼領者楊國忠爲相領

四十餘使新舊唐皆不詳載其職洪邁考得中有度

支

見容齋續筆第十一

至轉運雖有特遣使者而中葉後節度

觀察之兼之者尤多如浙西觀察使李錡領江淮鹽

鐵轉運使是也

見新書食貨志第四十三

轉運在外亦遥隸度支

故楊子院爲轉運委藏則主之者似宜轉運擇置而

度支使及副使乃從中制之及班宏爲正使而關內

諸道轉運復隸之則可見矣楊子院在廣陵舊書溫  
庭筠傳咸通中失意歸江東路由廣陵乞索於楊子  
院是也轉運委藏他無所見而於楊子特設之且宰  
相與尙書爭欲以私人主其事而往來遊客如庭筠  
者從而乞索之可見鹽利聚於揚州委積富厚甲於  
他道矣蓋自漢初吳王濞盜鑄錢煮海爲鹽見漢書其  
時茲地已爲利藪故鮑照蕪城賦云準貨鹽田鎔利  
銅山唐昭宗謂揚州富庶甲天下稱揚一益二見通鑑  
則知唐時此地景象

陽劉

新藩鎮淄青李正己之孫師道傳敘師道叛諸鎮奉

詔討之之事有云魏博節度使田宏正將兵自陽劉

濟河拒鄆四十里而營拒當作距愚案陽劉當在黃河之

南岍宏正自魏博向南行來至此濟河將取鄆也鄆州

今東平州亦作楊劉新五代史唐莊宗紀天祐十四年冬

梁謝彥章軍於楊劉十二月攻楊劉破之十五年正

月梁晉相拒於楊劉彥章決河水以隔晉軍六月渡

水擊彥章破其四寨通鑑第二百七十卷後梁均王

紀中云貞明三年十二月戊辰晉王旼于朝城大寒

王視冰已堅引步騎度此乃漯川爲河所行梁甲士三千戍楊

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  
楊劉城拔之四年正月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胡三  
省注云晉拔楊劉屬鄆州界之西則濮州界此  
西字上當脫東字其下又云六月壬戌晉王自魏州  
勞軍於楊劉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  
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  
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是日水落深纔及膝北  
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眾臨岸拒之晉兵稍引却  
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  
晉兵乘之梁兵大敗是日晉人遂陷濱河四寨通鑑

所敘與新五代史是一事但晉拔楊劉城必據有之  
斷無退至河北岸之事既據有河南之城而梁人亦  
結寨於此晉人利速戰梁人惡其屢來挑戰故決河  
水隔之蓋小支流決之使大則可隔晉軍然則晉王  
泛舟測水涉水以攻水落及膝皆指謝彥章所決非  
真黃河若真黃河則是時晉兵已據河南河水豈能  
陷隔乎新五代史敘事不誤但其文太簡觀薛居正  
舊五代史第二十八卷莊宗紀敘此甚詳且云謝彥  
章率衆迫楊劉築壘自固又決河水瀾漫數里以限  
帝軍則了然矣通鑑不敘彥章決水隔晉軍大非朝

城今屬山東曹州府彼時河奪漯出朝城東情形與  
今迴別梁晉夾河之戰總在楊劉德勝蓋欲自東而  
西以逼汴梁

### 蕭復父諱更官名

新蕭瑀附復傳進復戶部尙書統軍長史舊制謂行  
軍長史德宗以復父諱更之攷復父名衡非行也此  
云父諱乃諱嫌名耳以人臣家諱嫌名至爲改官名  
無理甚矣賈會傳父言忠會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  
不拜馮宿傳父子華宿出爲華州刺史避  
諱不拜新五代史雜傳劉昫傳唐明宗崩太常卿崔  
居儉以故事當爲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蓋唐人風  
氣相沿  
如此



南衙北司

夫子以北辰比人君記曰南面而聽天下然則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若宦官居宮掖稱北司而以羣臣爲南衙則惟唐之中葉有之諸葛亮云宮中府中當爲一體宮中君所在也府中臣所在也猶元首之於股肱而宦豎挾君以制羣臣天下有不亂者乎新唐李揆傳京師多盜至驂衛殺人尸溝中吏視氣李輔國方橫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徼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

忽有非常何以制之揆此論切中情事蓋羽林卽唐之北軍金吾卽唐之南軍當李輔國時宦官尙未專兵柄而兆已見故揆切言之漢呂后崩呂氏欲爲亂呂產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太尉周勃欲入北軍而不得者以兵柄在祿也紀通尙符璽旣持節矯內勃北軍而酈寄復說祿使歸將軍印以兵授勃則諸呂如孤豚矣李揆所謂勃因南軍入北軍也李輔國則欲以北軍兼奪南軍權者也唐中葉後宦官皆呂祿矣而祿肯去兵唐宦官不肯無陳平周勃其奈之何哉

新袁恕已傳與誅二張又從相王統南衙兵備非常  
五王此時南北兵柄在手後乃失之耳又新高宗女  
太平公主傳主有逆謀先天二年與尚書左僕射竇  
懷貞侍中岑羲中書令蕭至忠崔湜太子少保薛稷  
雍州長史李晉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賈膺福鴻  
臚卿唐叡及元楷慈慧範等謀廢天子使元楷慈舉  
羽林兵入武德殿殺太子懷貞羲至忠舉兵南衙爲  
應羽林與南衙相應則兵柄盡歸之元宗之得以平  
此難亦危矣自開元以前史文稱南北非一但中人  
未典禁軍亂猶易弭代德兩朝兵權盡入宦官故新

王叔文傳叔文謀取神策兵宦人始悟奪其權王佐  
傳佐請中人起叔文爲宰相且總北軍不許藉令叔  
文與佐計得行唐且大治自憲穆以下愈不可問新  
劉蕡傳元和後權綱弛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  
罪更二帝不能討文宗思洗宿恥方宦人握兵橫制  
海內號曰北司外脅羣臣內侮天子蕡對策曰法宜  
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  
局或犯禁于南則亾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  
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  
參掌閑歲則櫜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

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  
請六軍不主武事止于養階勲軍容合中官之政戎  
律附內臣之職賈對策語此段最爲扼要而新李訓  
等傳贊又云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  
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  
如靡風而反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  
歿宜哉此贊意尤精賈對策時宦官握兵之勢已牢  
固然使訓善謀出以持重如此贊中云云事尙可成  
且鄭注謀以羣闕送守澄葬誅之此計亦佳訓反忌  
注功成急欲先發所謂以臺府抱關抗精兵宜其歿

者是也要而言之則禍根總在中人得兵

李泌傳據其家傳

舊李泌傳深貶泌之挾左道絕無美詞而新傳大有  
褒許與舊絕異觀其論贊則知新所據者其子繇所  
作家傳也

宋史第二百三卷藝文志李繇鄴侯家傳十卷

新於繇傳中既斥

其無行傾險淫亂且謂繇之言多浮侈不可信而又  
言掇其近實者著於傳豈其每事必欲求異於舊不  
顧虛實邪錢希言南部新書卷一云李泌好言神仙  
鬼道云與赤松王喬安期羨門遊處坐此爲人所譏  
今有鄴侯外傳一卷陸楫刻入說海者一派詭怪之

談因泌本好左道故小說從而附會通鑑自二百十八卷以下於肅宗時書泌輔導事頗詳以後歷代德兩朝則略去泌事司馬君實誠篤之人殆亦不甚取泌

李抱真傳異同

李抱真傳新舊書稍不同如敘田悅朱滔王武俊反德宗出山奉天之下舊先言李懷光奔命馬燧李芄歸鎮然後朱泚汴宮闕李希烈李納皆反此下方言帝幸梁州懷光亦叛抱真獨於擾攘傾潰中以山東三州抗羣賊新書因如許節次與抱真無涉於帝狩

奉天下卽並書希烈納懷光反文誠省淨却不顯抱  
真之歷盡羣凶危疑中赤心無貳一段血誠矣興元  
初檢校左僕射平章事之下新書有由倪國公進義  
陽郡王抱真德政碑董晉撰班宏書今在潞安府城  
內予有拓本其標題可識者有昭義軍字下空有支  
度營田兼澤潞字下空有邢字下空有州觀察處置  
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司字下空有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義陽郡字下空有  
公字下空有銘字凡五十字軍下當是節度字潞下  
當是磁字司下當是空字郡下當是王字李字公下



當是德政碑字據史及趙明誠金石錄知之而碑文之首卽有唐元臣義陽郡云云其末段總敘有云公歷官十八政再爲侍御中丞尙書常侍三領郡守一登亞相兩踐端揆封義陽郡王食封六百戶然則碑與新書合人臣封王者少在抱真誠可無愧舊書漏去非也六百戶新同舊作五百亦非新舊書旨言抱真本姓安武德功臣興貴裔而碑敘其先世云某部尙書懷恪之孫太子太保齊管之子皆新舊書所無初入朝因策僕固懷恩敗授殿中少監新舊書同而碑則云拜殿中少監兼御史中丞新舊書略去兼官

其餘所歷官大約皆與新舊書合前半篇有肆其猖狂及理亂之道禍福之門等語案羣賊皆反抱真以數騎入王武俊營說之曰泚滔等欲陵駕吾屬足下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明日武俊遂從抱真擊破朱滔九葉者高太高中睿元肅代德也碑文所敘指此事其餘褒獎之詞有曰威勵霜雪氣凌雲霓又曰德及蒼生忠貫白日又曰爲國之楨隱如長城英風外馳明謨內融王度克遵惠此罷人以德代刑廢澆爲淳恢振皇綱輔弼天業帝曰抱真允文允武俾登鼎鉉錫之茅土名高方召道冠申甫以抱真之忠義

勇略功名政績碑詞良非過譽文苑英華既不載碑  
本又漫漶可讀者止於此惜哉碑立於貞元九年而  
舊書言抱真卽以貞元十年卒新書略去卒年亦謬  
李晟大功舊傳爲詳

舊李晟傳吐蕃寇劍南時節度使崔寧朝京師三川  
震恐新改云吐蕃寇劍南方崔寧未還蜀土大震敘  
事一也本無差別乃必強刪改之突出崔寧不知何  
人混稱未還究在何處宋祁之妄大率如此舊傳最  
爲詳贍共七千餘字新無所增而多所刪只四千二  
百餘字晟神道碑裴度撰柳公權書立於太和三年

趙嶠所見石已泐今本乃後人重刻者其文簡略之至最純忠大功多所遺落如破朱泚收京城功之尤大者亦甚略殊不可解舊新傳皆言德宗自製紀功碑以賜立石東渭橋而神道碑云嗣子聽以太和元年七月上疏言公之徽烈則御製碑文于渭川矣惟正隴無碑將刊石式表乃命臣度云云則知度之所以不詳者避重出也所載歷官碑與史不同者凡七條見金薤琳瑯諸子之名多少詳略不同者見金石錄石墨鐫華

李愬平蔡功居其半

舊李晟傳史臣論曰西平作善遺慶諸子俱才元和  
平賊之功聽愬居其半父子昆弟皆以功名終道  
家所忌李氏以善勝矣又贊云愬事章武誅蔡平齊  
咬煙畫圖父子爲宜平齊謂愬于擒吳元濟平淮蔡  
之後又平淄青李師道也舊書此論甚允愬旣大功  
臣之子入蔡功又甚偉自請櫜韉見裴度使蔡人知  
上下分事見舊本傳亦載錢希白南部新書丙其公忠不伐如此韓昌  
黎平淮西碑敘愬之功實爲太略羅隱護書第五卷  
說石烈士篇言魏人石孝忠事愬爲前驅蔡平詔刑  
部韓侍郎撰碑孝忠熟視其文大恚作力推其碑傾

侈上召見頓首曰吳季琳蔡奸賊也懇降之李祐蔡  
驍將也懇擒之蔡之爪牙脫落于是矣及元濟縛丞  
相不能先知也蔡平刻石紀功盡歸丞相懇名反與  
光顏重允齒懇固無言不幸復有一淮西將略如懇  
者復肯爲陛下用乎憲宗復詔翰林段學士撰淮西  
碑一如孝忠語唐文粹第五十九卷錄段文昌作不  
及韓作文苑英華第八百七十二卷雖采韓作而仍  
並列段作其有見於此與

渾瑊傳宜從新改

舊渾瑊傳敘德宗至奉天爲朱泚所圍杜希全戴休

顏常春合兵六千人赴難將至議其所向盧杞以漢  
谷路爲便瑊曰漢谷險隘必爲賊所邀不若取乾陵  
北過附柏城而行便取城東北鷄子堆下營與城中  
犄角相應原本於取乾陵北過之下作附使城守固  
而行便取城東北鷄子堆下與城中犄角云云語多  
艱晦不如近本之確自一百二十卷起至一百四十  
五卷共二十六卷宋刻本及影宋抄本竝以故校本  
皆闕新改者雖不知其何據然近理者當從之奉天  
縣名睿宗置今爲陝西乾州乾陵高宗武后合葬陵  
名在今州城西北五里見陝西通志七十一卷陵墓

門諸節度赴難奉天取乾陵路事散見休顏及韓遊

瓌等傳中

觀下文杞與城辨論杞慮驚陵寢而城云賊斬伐柏城驚動已多則柏城應卽陵上

松柏瓌列如城者故欲令附之而行下亦別有鷄子堆下營語則營字不可少知新改皆近理

### 戰多

渾瑊父釋之積戰功遷開府儀同三司新改爲積戰多新於契苾明傳張守珪之子獻誠傳叛臣李懷光傳皆用此語又如王忠嗣傳敘其拔吐蕃新羅城則云忠嗣錄多若段志元傳則并省文直云多矣此直文理不通耳假令觀者偶不記周禮有戰功曰多之文則安知所謂多者爲何等語乎又如舊酷吏吉温



傳中官納其外甥武敬一女爲盛王妃新則用左傳  
改爲納其出武敬一女云云宋人說經於三代古言  
不通便以漢注爲誤奮筆改之若宋祁之修史喜掉  
書袋動輒改抹舊唐書而用三代語以敘唐事亦覺  
可厭

陸贄論裴延齡

裴延齡聚斂之臣讒諂面諛之人也陸贄論延齡姦  
蠹書載文集奏議第七卷長至五千九百餘字舊書  
延齡傳雖刪節所存猶不下二千三百字此不獨關  
唐代興衰實可備千秋鑑戒載之豈嫌太繁乎新書

乃盡削去僅存數語非是舊於延齡歿後書贈太子少保新作太子太傅恐當從新新并及永貞初度支言延齡列別庫分藏正物無益而有吏文之煩改歸左藏又元和中有司追謚曰繆此能補舊書之缺亦佳

王叔文謀奪內官兵柄

舊王叔文傳叔文謀奪內官兵柄乃以故將范希朝統京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韓泰副之初中人尙未悟會邕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中尉乃止諸鎮無以兵馬入

希朝韓泰已至奉天諸將不至乃還此事又見宦官  
竇文場霍仙鳴俱文珍等傳新叔文傳云叔文謀取  
神策兵制天下之命云云又云宦人悟奪其權大怒  
曰吾屬必死其手云云語雖小異意則同作史者既  
知此則叔文之忠於謀國顯然矣乃論贊又云叔文  
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爲盜無  
異何宋祁之但以成敗論人乎叔文所引用者皆賢  
無論劉禹錫柳宗元才絕等倫卽韓華亦有俊才陳  
諫警敏一閱簿籍終身不忘凌準有史學韓泰有籌  
畫能決大事程昇居鄉稱孝精吏治厲已竭節矯革

積弊沒無留貲歷歷見新傳豈小人乎何又斥其傳  
匪人規權遂私乎至於用范希朝則新書於兵志已  
表其欲奪宦者權而不克於希朝本傳更盛稱其治  
軍整毅當世比之趙充國且歷敘其安民禦虜保塞  
之功與舊韓遊瓌傳所云大將范希朝善將兵名聞  
軍中者正合然則叔文之用希朝舉賢爲國可謂忠  
矣斥爲小人直是自相矛盾何以服叔文於地下

常熟

陳司業祖范文集第一卷昌黎集跋一篇正與予意合

新宦者傳肅代庸弱倚中人爲扞衛故輔國以尙父  
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

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  
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  
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慄士奇材則養以  
爲子巨鎮疆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  
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  
昵英主禍生所忽元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  
憤至昭而天下亾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復參會  
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  
詎不哀哉此一段極論宦官典兵之害其言絕深痛  
乃反以謀奪宦官兵柄者爲沾沾小人與竊盜無異

其亦不思而已矣

臣官程元振傳詳載柳伉諫德宗疏亦極言任宦豎之害請斬元振

首持神策

兵付大臣

舊唐書亦徇衆論以叔文與諸姦同卷而就中於白志貞及叔文數人獨于其傳首稱爲某人者添一者字賤而忽之之詞志貞以其出身之微叔文以其進用之驟而資望之淺也但論中極論姦邪誤國而於叔文獨云乘時多僻欲幹運六合云云足見叔文迹雖任妄心實公忠就舊書紬繹之尙可平反此獄若新書於本紀盡刪叔文所行善政并斥其名不見而於其本傳亦因芟削改竄使後人無可據以理叔文

之寃矣舊書之不亾唐人之幸也

容齋續筆第四卷謂柳子厚劉夢得皆坐王叔文黨廢黜劉頗節非解謗柳獨不然其荅許孟容書云與負罪者親善奇其能謂可共立仁義裨教化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恣怨讟詆訶萬狀盡爲敵讎

見柳先生集三十卷

及爲叔文母劉

夫人墓銘極其稱頌謂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詔禁中遇合儲后獻可替否有康弼調護之勤訂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內贊謨畫不廢其位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

終於堂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

見柳先生集十三卷

容齋意固

不以叔文爲善而所舉子厚自敘之詞特爲具眼子厚非怙過也道其實耳若禹錫子劉子自傳則其於叔文竟黜其邪佞并若自悔其依附之謬矣

見中山外集第

卷九

竇參傳當從新改

舊竇參傳遷奉先尉縣人曹芬名隸北軍芬素凶暴因醉毆其女弟其父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參捕理芬當死衆官請俟免喪參曰父由子死若以喪延罪是殺父不坐也正其罪杖殺之其父原本作族人按其



文義自當作其父近本改是

盧邁賈耽皆陸贄所薦

舊盧邁傳云九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年者貞元九年也而其上文不言貞元此駁文又賈耽傳亦書貞元九年徵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考新書宰相年表二人同時入相舊兩傳皆與年表合李觀元賓文集第四卷有上陸相公書陸贄也中有云相國立身已來不二十年興乎諸生踐乎三公昨者盧賈二公同升台鼎天下謂賢相公薦賢莫不欣欣云云據此則盧賈皆贄所薦而舊傳皆不言新

於二人傳亦無此語二人相業雖不甚著然皆清正以贊之賢所薦自必端人新舊書於二人傳苦事蹟寥寥宜各添陸贄薦之一句

李賀不就進士試爲協律郎

舊李賀傳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爲作諱辨賀竟不就試新書同案康駢劇談錄賀與元稹有隙後當要路因議賀父名晉肅不合應進士舉王定保撫言亦云賀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辨一篇進士乃科中一目州縣鄉貢但可謂之應進士舉不可謂之就進士試賀因人言雖應舉仍不赴

禮部故云不就試史文非有誤也故明有科無目必待及第方成進士其餘但呼舉人與唐宋異矣又云補太常寺協律郎卒時年二十四考職官志太常之屬有奉禮二人從九品上協律郎二人正八品上李商隱作賀小傳云生二十七年位不過奉禮太常賀集有始爲奉禮憶昌谷山居詩賀未及第大約不過以恩澤得官豈能遽正八品上階當作奉禮爲是新書亦作協律誤與舊同改爲卒年二十七則是也

### 賈耽地理學

舊賈耽傳敘其地理之學凡一千三百餘字備載其

各種著述大略及進書表二篇大約係全文耽書已  
亾而讀此可見梗概殊爲可喜新傳於此事刪削只  
存二百餘字誠簡淨然無以摠懷舊之蓄念發思古  
之幽情矣陸宣公集第八卷賈耽東都留守制有云  
賈耽豁達貞方識通大體明九域山川之要究五方  
風俗之宜卽一命官制詞亦必及之可知耽地學爲  
當時所重而鄭餘慶所撰耽神道碑述之亦詳約不  
下三百字見文苑英華第八百八十七卷

姜公輔策朱泚反

姜公輔宰相也而舊書本傳云不知何許人新書傳

則云愛州日南人自當有據但世系表於天水姜氏敘述頗詳九真姜氏但云本出天水而已槩不能言其宗派所自公輔之上但有祖父歿但有一弟其下子姓無一人則以生於天末終歸茫昧也朱滔以涇原兵亂長安德宗出奔時朱泚在京公輔請取以從或殺之無爲羣凶所得不從及出帝欲幸鳳翔公輔勸幸奉天從之帝至奉天人言泚反盧杞尙以百口保不反二書於公輔傳所載略同而蘇鶚杜陽雜編上卷商濬稗海刻本記此事其地參錯齟齬皆當以正史爲據雜編不可信也公輔之策泚反與張九齡識

祿山反無異德宗以直諫棄之宜乎亂終不弭厥後  
順宗復起吉州刺史亦王叔文起之耳可見叔文能  
引賢所相爲異者惟鄭珣瑜輩而已豈朋邪害正者  
乎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九

十七史商權卷九十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二十二

韋皋紀功碑

新韋皋傳皋爲劔南西川節度使歷敘皋戰功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順宗立又檢校太尉舊書不載賜碑事歐陽氏集古錄予未見全目但有跋尾不載此碑趙氏金石錄有之云德宗撰皇太子誦正書立于貞元二十年十二月而王象之作輿地碑目於成都府列唐韋南康碑二

注云並在大慈寺殿中今紀功碑尙存成都家觀察

鳳儀

搨以寄予剝落殊甚殆不可讀首行標題可辨

者有川節度大使檢校中書令上柱國南康郡王韋  
皋紀碑銘二十二字末行可辨者有和三年四月廿  
五日勒九字則立碑之年月也據史碑文乃德宗御  
製紀功以褒賜之若然則川上闕者劔南西三字紀  
下闕者功字而檢校下闕者當爲司徒兼三字然則  
立碑當在貞元時今和字極明其上一字雖漫漶却  
的係元字乃其前檢校下一字雖亦漫漶而的係司  
字非太字矣歿於永貞元年則位終檢校司徒未嘗



加太尉史言順宗進太尉爲非抑德宗製文以賜者  
決無不卽勒石直遲至元和三年之理今趙錄固明  
言貞元二十年十二月立矣王象之旣言韋有兩碑  
則予所得乃後碑而趙所錄乃前碑恐已亾矣前碑  
當貞元後碑則當元和而亦出憲宗御製故標題直  
書名不稱韋公其題首當更有御製二字

皋遣劉闢謁王叔文

史言王叔文干政皋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  
私於君請盡領劔南則惟君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  
文怒欲斬闢闢遁去皋知叔文多釁又自以大臣可

與國大議卽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暴叔

文伍之姦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遂受禪因投殛

姦黨

叔文欲斬關亦見南部新書卷丙

愚謂舉雖有功位已極矣地

已廣矣又欲盡領劔南何其貪也始知叔文專權則私請之鄙甚後知其孤立爲中人所惡則乘間傾之險甚表請監國豈爲國乎憾其不許闢請耳舉以闢爲腹心關之亂舉實啟之惜叔文之先見而其計不行也憲宗讐視其父所任用之人而隱德舉之首請太子監國且上箋勸進故於其死後追思不已曲加褒美碑中宣翼贊之力著恢復之勲禦大災清大難

等語此謂皋不受朱泚僞命歸附德宗於奉天猶可  
至謀猷杖忠義之臣得鎮撫之宜及輸驟委贄等語  
此謂舉通雲南破吐蕃亦猶可乃又屢稱爲純臣爲  
忠良則非新舊書言劉闢厲階實皋所爲在蜀侈橫  
斂財以事月進幕僚皆奏署屬郡刺史又務私其民  
以市恩其於叔文干請擠陷反覆傾危真小人之尤  
豈純臣耶新書一百八十卷李德裕傳言皋在蜀啟  
戎資盜養成癰疽則功固未足以償其罪也

韋聿避父嫌名

新韋皋傳末附皋兄聿遷秘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

司議郎舊書無此言新書所添也但舊書不言皋與  
聿之父何名新書既欲載此事而其前亦竝無  
令人不曉其何謂謹德與南康郡王家廟碑皋父名  
賈與秘同音見唐文粹第六十卷

唐以河北爲山東

新藩鎮魏博傳首論肅代以下瓜分河北地以付叛  
將杜牧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  
天下不安愚謂唐以河北魏博鎮冀諸鎮爲山東前  
於後漢鄧禹傳論山東山西與此亦略同至今之山  
東則大不同潛正割記第三冊言今山東本宋之京  
東東路京東西路金以都不在汴改京爲山而山字

無著矣愚謂今之山東若指爲陝山以東亦可未必  
遂無著如史記云山東豪傑並起亾秦是要與河北  
之山東大異通鑑第二百七十一卷後梁均王紀下  
龍德二年晉王李存勗率兵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  
前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諸將勸擊之晉王亦自負  
云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如我何吾以數萬之衆  
平定山東云云胡三省注云河北之北在太行常山  
之東此下北字誤當作地觀此則河北之爲山東自

明

王莽河

舊書一百四十一卷田承嗣之姪悅傳悅叛馬燧討  
之李懷光率禁軍助討王武俊救悅懷光軍敗武俊  
決河水入王莽故河以隔官軍水深三尺糧餉路絕  
云云新書二百十卷田承嗣之子緒傳緒殺悅自爲  
留後朱滔令將馬寔率兵討之進攻魏州寔瀕王莽  
河壁南距河東抵博州云云又二百十一卷王武俊  
傳敘武俊救田悅決河斷王師餉路與舊書悅傳所  
敘是一事而稱爲王莽渠攷悅緒據魏博而唐魏州  
卽今直隸大名府史記河渠書云禹道河至大伾以  
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行平地乃斲二渠以引

其河二渠之解有二孟康曰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其一漯川南折二字有誤不如酈道元解一則漯川則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名是瀆爲王莽河也二渠皆自長壽津以引其河長壽津在今濬縣滑縣之間河渠書又云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通淮泗天子發卒塞瓠子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據此司馬遷以武帝塞決爲復禹迹則其意以西漢見行之河卽禹河所謂北瀆一名大河故瀆者也其實此乃周定王五年河所徙非禹河至漢志魏郡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此漳水與河經流徒駭相亂

尤非禹河據鄭康成注禹貢以屯氏河爲禹河也自  
王莽時北瀆又空河奪漯以行自朝城東出矣悅緒  
傳云云猶是後漢所行酈道元所見之道彼時在代  
德間王莽河已涸不待言故決水入之而僅得三尺  
抑雖涸而河形猶在故瀕河置壁也唐史少及河事  
聊一考之

歸卒於魏州

舊田宏正傳宏正由魏博節度使移鎮冀以與鎮冀  
有怨以魏兵二千爲衛從朝廷不許明年七月歸卒  
於魏州文義滯拙忽稱兵忽稱卒殊不分明當云明



年七月宏正不得已乃歸其兵於魏州

朱滔王武俊將救田悅

舊張孝忠傳朱滔王武俊謀叛將救田悅於魏州原  
本作詔田悅救於魏州案田悅乃承嗣姪世濟其惡  
與朱滔王武俊同逆時馬燧等率王師討悅故滔武  
俊欲救之聞人詮原本大謬近本改是

李寶臣傳異同

李寶臣本安史逆黨其後來降新舊二傳頗多異今  
有寶臣紀功載政頌碑尙在真定府察院故址予得  
其拓本殘缺甚就可辨者與二書亦有異始名張忠

志降後賜姓名二書同今碑第一段有云我亞相張公忠志又云公越在東土受制宇下此卽敘其從祿山事與史合其拒安慶緒而降舊但言爲恒州刺史而新則添封密雲郡公今碑第二段有授恒州刺史封密雲郡云云正與新合史思明反寶臣又叛從之思明敗不受朝義命而降舊所敘只如此新則添敘寶臣爲賊固守與賊黨辛萬寶相犄角思明歿殺萬寶今碑第三段先云歸於朝朝廷嘉茂功錫禮部尙書兼御史大夫成德軍節度使清河郡王賜姓李率寧全趙開復東土是用苴白茅昭崇武功史不言御

史大夫省文史言封隴西郡王在大歷末碑說拒史朝義初來降事故封清河此碑立於永泰二年隴西乃後來改封也碑於此段下追敘其功有云慶緒奔鄴修好於公又云思明外公以其黨辛萬寶又云夏四月戮萬寶又云朝義播亾係命於公自公歸朝是翦厥翼翌日公會王師於趙郊恭行天用勦焉亦與史合但碑多飾詞耳史言寶臣拒朝義降卽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而碑敘此事則云克諧五州允奉如一虜不我制公用哆然又云戎性吝貪南自相魏邢貝東至滄德瀛鄭疋夫疋婦蕩在草莽越踐公境宣

服公威惕惕瞿瞿攝進成序若公在首五州之人無  
荒寧風行於冀冀人熙熙此止言五州與史不同未  
詳碑又云惟九年冬帝命宗臣特拜右僕射其碑首  
標題亦有右僕射字而史作左僕射疑亦後來所轉  
但碑立於永泰此必非大歷之九年而天寶末至永  
泰紀年無九年此亦未詳碑又稱公德載於人人以  
蕃殖翼贊三主鋪敦四凶聖咨乃賢神被乃祿惟公  
牧恒爾有君臣公正爾有父子公保爾有灾厲公奠  
爾有稼穡公成微公疇依昭茂德崇豐碑阜成於文  
庶永於世克建樂石勗揚頌聲頌曰惟君配天惟臣

配君螭螭我公爲君武臣翼贊皇家奄有世勲其謬  
美如此三主元肅代也四凶祿山慶緒思明朝義也  
寶臣元宗時爲射生子弟叛從祿山降而復叛叛而  
再降凶狡悖逆罪不勝誅何翼贊之有陸贄論關中  
事宜狀曰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  
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碑支度判官王  
佑文推勾官王士則書皆其幕僚大書深刻欲欺天  
下後世然是非千載炳然小人姦言則何益矣

王武俊傳脫誤

舊王武俊傳趙州刺史康日知遣人謂武俊曰惟岳

孱微而無謀何足同反我城堅衆一未可以歲月下  
且惟岳恃田悅爲援前歲悅之丁勇甲卒塗地于邢  
州城下猶不能陷況此城乎復給僞手詔招武俊信  
之遂倒兵入恒州率數百騎入衙門使謂惟岳曰大  
夫舉兵與魏齊同惡今田尙書已喪敗李尙書爲趙  
州所問軍士自束鹿之役傷痛軫心朱僕射強兵宿  
境內張尙書已授定州三軍俱懼殞首喪家聞有詔  
徵大夫宜亟赴命案勇原本作男是招武俊之下宜  
重武俊二字原本近本皆脫今以意添魏齊原本作  
魏帥魏帥卽田承嗣也但上文竝稱承嗣與李正已

下文亦竝舉田尚書李尚書此處不應專言魏帥齊  
卽正已也當從近本所改朱僕射滔也張尚書孝忠  
也授原本作援是

王鎔傳未了

新藩鎮鎮冀王鎔傳末敘鎔事未了闕然便止古來  
紀述家無此體裁當贅一句云後事入梁在五代史  
李元諒傳互異

舊李元諒傳與新傳詳略互異元諒由潼關節度移  
鎮隴右貞元五年十月華州吏民爲立楸功昭德碑  
張濛撰韓秀弼八分書顧寧人云今在州治大門內

予得搨本尙可讀舊書元諒始爲鎮國軍副使領州事在潼關領軍新但言鎮國副餘皆省去以守華州拒朱泚功加御史中丞又省去似尙可及遷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鎮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工部尙書新書乃但書其爲鎮國節度其餘盡削去則非也觀碑首標題因元諒已遷隴右而碑立於華故連累書之曰潼關鎮國軍隴右節度使其御史大夫華州刺史亦具書之可見新書刪削之非其後又加檢校尙書右僕射實封七百戶新改爲左僕射五百戶而碑正作右僕射碑敘戰功皆與舊合其同李晟



收京後出屯章敬佛寺正與碑合而新改爲出屯近郊恐皆以舊爲正至於未收京之先新添出李希烈師出關朱泚使劉忠孝召還元諒斬之所召兵不得入一節斬徐庭光馬燧怒將殺元諒新添出韓游瓌救解一節與渾瑊禦吐蕃新添出涇原節度李觀與元諒相表裏一節皆碑所無其前兩節新書或別有據至李觀與元諒相爲表裏舊書已詳觀傳故於元諒傳不復出新書乃取舊觀傳中語入之元諒傳而於觀傳又不便竟削去乃但云平涼之盟吐蕃不得志不得志者何語也明是有意改移竄易閱者之耳

目宋祁用心如此予所不解傳曰仍舊貫何必改作此之謂矣餘見石墨鐫華

吳少誠應誅而反賞陳仙奇應有傳而無傳

李希烈功少於李懷光而罪則什倍於懷光親將陳仙奇殺之其功甚偉朝廷卽授仙奇淮西節度此舉甚當乃仙奇無端俄爲吳少誠所殺少誠本希烈黨爲希烈報讐是卽逆人也應加誅討乃亦以授仙奇者授之可乎彼時兵連禍結苟且圖寧之顧其後陸宣公集第三卷有誅李希烈後原淮西將士并授陳仙奇節度詔又有重原宥淮西將士詔云希烈亂常

阻兵竊號惟茲一軍代著忠節果殲元惡不替舊勳  
詢於衆情就拜戎帥旋乖卹下之方重致喪身之禍  
猶賴將校士旅秉其誠心邦人不驚軍部無撓以茲  
節效良有可嘉所宜慰安俾洽寬澤應將士吏人承  
前所有諸過犯罪無輕重一切釋放曠然昭洗咸與  
惟新殺希烈仙奇一人之力而曰一軍仙奇有功無  
罪而曰乖卹下少誠擅殺朝廷命帥而曰有可嘉皆  
遷就曲詞以宣公之明達忠誠豈不知之姑息出於  
不得已也然特赦之耳集中無授少誠節度制詞此  
則宣公所不肯草新書希烈傳附希烈彊取寶良女

女與仙奇謀殺希烈一家奇女子可人傳末於仙奇被殺下云竇亦死蓋亦爲少誠所殺尤爲恨事此種大約采之小說要非妄造舊書無之此新勝舊仙奇當有專傳且與盡忠死王事者同卷方是舊僅於希烈傳後提一筆云陳仙奇者云云凡兩三行已恨輕率新井無特提之筆更覺闕然想仙奇鄉貫履歷及入官本末史家已佚去故以聊爾附見了之愚見以爲起首可云陳仙奇不知何許人爲李希烈親將以下只須取希烈叛逆仙奇殺希烈事詳敘入於希烈傳則以二三句了之而云事詳仙奇傳再取宣公詔

詞入之并入竇良女事如此已可得洋洋一大篇

尊韓非宋祁筆

韓子在唐雖名高及唐末已少問津者直至歐陽公  
方表章推重宋祁手筆與歐公迥不同李蔚傳末論  
贊痛闢佛教此歐陽公筆也宋有爲長吉上人書般  
若經刻石台州大固山嘉祐院見台州志此等恐非  
宋筆乃歐所改至作籀鎮吳元濟傳竟全載平淮西  
碑尊韓如此恐亦歐改要非史體末段以元濟平由  
裴度語意軒輊抑李愬功以改碑爲非說已見前

杜佑作通典

左補闕李翰撰杜佑通典序云淮南元戎之佐曰尙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以大歷之始實纂斯典累年而成案舊書佑傳佑以蔭入仕補濟南府參軍刻縣丞潤州刺史韋元甫奏爲司法參軍元甫爲浙西觀察淮南節度皆辟爲從事深所委信累官至檢校主客員外郎此檢校主客卽元甫所奏署者其時尙在元甫幕下故翰稱爲淮南元戎之佐舊書於此下乃云入爲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轉撫州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管經略使楊炎入相徵入朝歷工部金部二郎中竝充水陸轉運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糴

等使時方軍興饋運悉委於佑遷戶部侍郎判度支  
爲盧杞所惡出爲蘇州刺史佑母在蘇州憂闕換饒  
州刺史未幾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貞元三年  
徵爲尙書左丞又出爲陝州觀察使遷檢校禮部尙  
書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丁母憂特詔  
起復累轉刑部尙書檢校右僕射十三年徐州節度  
使張建封卒其子愔爲三軍所立詔佑以淮南節制  
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徐泗節度使委以討伐及  
詔以徐州授愔而加佑兼濠泗等州觀察使在揚州  
開設營壘云云十九年入朝拜檢校司空同平章事

充太清宮使德宗崩佑攝冢宰進檢校司徒充度支  
鹽鐵等使依前平章事旋又加宏文館大學士順宗  
崩復攝冢宰元和元年冊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國  
公元和七年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十一月薨年七  
十八此下總論佑生平爲人因及作通典事則云貞  
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詣闕獻之并載其進表云自  
頃纘修年踰三紀云云考佑以大歷之始纂斯典大  
歷元年佑年三十二貞元十七年進書佑年六十七  
相距恰三十六年故云三紀翰作序之時佑爲淮南  
幕僚及書成上進則自爲淮南主帥矣實更三紀而



但云累年而成者其實官使府時但粗就初稿而已  
尙未成也佑入仕雖蚤亦當弱冠歷佐倅兩處方入  
元甫幕佐幕之初大約已近三十時方草創此書在  
幕閱數任方爲主客而初稿乃成故云累年而成翰  
天寶中已以進士知名代宗初年爲侍御史見舊書  
文苑傳  
於佑爲先達佑欲藉皇甫士安重其三都故以初稿  
急求爲序厥後改潤大約屢易稿方定

舊韋元甫傳大歷初由浙西觀察入爲尙書右丞會  
淮南節度使缺授揚州長史兼御史淮南節度觀察  
等使在揚州三年大歷六年八月卒於位然則元甫

之出鎮淮南以大歷四年而佑之歷主客亦在六年以前也入爲工部郎中是佑居京職之始後又出歷三官楊炎入相方徵入朝新書宰相表炎相係大歷十四年佑時年四十五軍興治饋運係朱滔李希烈朱泚等亂約俱在德宗建中三四年間事而盧杞於四年貶則佑之出爲刺史在建中四年以前也貞元三年又入時佑年五十三其節度淮南大約在貞元七八年或十餘年自此以後在淮南甚久合兼濠泗觀察共有十餘年進書在此年中直至貞元十九年方復入爲宰相自是不復出矣約計佑歷事六朝

元肅

代德  
順憲

仕宦五十年出入將相屢遇戎寇紛紜爲權臣所引而不爲所累爲奸臣所忌而不爲所害以功名始終貴極富溢而壽躋大耋未嘗以纖毫挫辱幼則生長閭閻之門老則目睹昆弟諸子竝登顯位且著述擅名傳至今千餘年部帙如新哀然爲冊府之弁冕孫牧又以才稱能世其家學如佑誠可云全福自  
古文人罕見其比

李翰稱通典凡有八門舊傳云開元末劉秩採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佑得其書以爲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

元禮樂書號曰通典獻書表曰書凡九門計貳伯卷似分門有異或疑翰作序時門類未定後復廣之故先後不同者非也觀佑自序以兵刑爲一皆稱爲刑與班史同所謂大刑用甲兵其次五刑故翰序言八門今其細目兵刑仍分爲二者合之中又自分也一食貨二選舉三職官四禮五樂六兵七刑八州郡九邊防

九門中禮居其一然禮共一百卷自四十一卷起至一百五卷止旣已歷敘吉嘉賓軍凶五禮矣而於一百六卷以下至一百四十卷共三十五卷俱撮取大

唐開元禮之文鈔騰入之仍以吉嘉賓軍凶爲次何其繁複乎旣以劉秩書爲藍本乃自序中隻字不及復襲取官書攘爲己有以佑之事力撰集非難而又取之他人者若是之多則此書之成亦可云易也

獻書表云孝經尙書毛詩周易三傳如日月之下臨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終古攸遵然多記言罕存法制愚管窺測莫達高深輒肆荒虛誠爲億度佑意以經學但可明道非法制所垂惟典禮爲關法制欲撇去經學以伸己之通典且深譏世之說經者多疵病也然此書中偶涉經處每駁去古義別荆新說所云

輒肆荒虛誠爲億度者佑每自蹈之蓋唐中葉經學已亂故佑多徇俗今不暇毛舉姑就子尙書後案所辨數條如大陸九河流沙昆侖河源嶓冢漢源等考之則可見

憂闕

蘇州憂闕似難分曉故新改云前刺史母喪解佑母在辭不行語似明了考錢希白南部新書辛卷云三銓之士具慶之下多避憂闕除則皆不受對易於他人然則此乃唐人語不宜改

不譏佑母喪不去官

杜佑妻死而以妾爲正究屬小失佑之大節有虧在  
母喪不去官耳新舊書皆於此無譏而但疵其寵妾  
何見之陋

新佑傳與舊異者

新於佑傳中添入父希望事極詳舊無傳末云爲人  
平易遜順人愛之方漢胡廣然練達文采不及也方  
漢胡廣一句舊無寓貶於褒甚佳然云練達文采不  
及則不確佑練達何必不如廣而廣亦不作詩文何  
云文采不及乎其下云朱坡樊川頗治亭觀林枋盤  
山股泉舊但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仍其

語可也必改之而入以芘字說文卷一下艸部云芘  
艸也从艸乃聲如乘切無芘字此字實屬杜撰新書  
好用林芘字如盧簡求傳亦云治園沼林芘置酒自  
娛是也而忽加人傍則非又考瀛奎律髓載宋子京  
春宴行樂家園七言律詩首句云園芘初乾小雨泥  
自注芘人去聲竊謂卽以芘代芘亦宜依說文讀平  
聲乃讀去聲則不知何據子京每好妄作董衝於簡  
求傳音如乘切於佑傳則云而證切草不翦一若分  
而爲二者如董衝本無知識以盲証盲所謂謬種流  
傳也股泉字亦瑯巧無理



杜棕常延接寒素

舊杜棕傳棕無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原本同桐鄉馮先生浩注李義山詩據說家以駁舊書此條之誤甚精新書則云棕才不周用出入將相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爲得其實舊不如新

李吉甫作元和郡國圖

舊李吉甫傳吉甫嘗分天下諸鎮紀其山川險易故事各寫其圖於篇首爲五十四卷號爲元和郡國圖又與史官等錄當時戶賦兵籍號爲國計簿凡十卷皆奏上之今此書鈔本流傳尙多而名爲元和郡縣

圖志竊以唐與漢不同當稱郡縣不當稱郡國且今  
書圖已亾獨志尙在不得省志字單稱圖舊傳所載  
殆其初成書時未定之名也自序卽係進書表中云  
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云云此尊號據舊憲宗紀  
元和三年正月癸未朔所上也又云天寶之季王途  
蹇艱墜綱解而不紐強侯傲而未肅逮至興運盡爲  
驅除蜀有阻隘之夫吳有憑江之卒莫不手足裂而  
異處封疆一乎四海蜀謂劉闢吳謂李錡平蜀在元  
和元年平吳在二年表中但舉此兩事餘平叛皆不  
及進書時淮蔡未平故也又云臣吉甫當元聖撫運

之初從內廷視艸之列尋備衮職又塵台階云云舊傳憲宗卽位召入翰林爲學士轉中書舍人二年春擢中書侍郎平章事本紀則在元和二年正月己卯是也又云每自循省赧然收汗久而伏思方得所効以爲成當今之務樹將來之勢莫若版圖地理爲切所以前上元和國計簿審戶口之豐耗續撰元和郡縣圖志辨州域之疆理起京兆府盡隴右道凡四十七鎮成四十卷每鎮皆圖在篇首冠於敘事之前并目錄兩卷總四十二卷案舊傳不言進書何年然先言郡國圖後言國計簿憲宗紀則云元和二年十二

月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八年二月辛卯  
宰相李吉甫進所撰元和郡國圖三十卷又爲十道  
州郡圖五十四卷據此則國計簿在前郡縣圖志在  
後與進書表合但彼文之上文二年春正月吉甫已  
入相卽十二月之甲寅亦書宰相李吉甫封贊皇公  
矣不應於進書忽改稱史官此非是又州郡圖當卽  
郡國圖非有二重言之亦非若其卷數或云三十或  
云五十四皆與進書表不合未詳是年進書明年冬  
吉甫卒矣亦見舊傳

杜佑通典州郡門序目云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辯區

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纖介畢書樹石無漏動盈  
百軸豈所謂撮機要者乎如誕而不經偏記雜說何  
暇徧舉或覽之者不責其略焉自注云謂辛氏三秦  
記常璩華陽國志羅含湘中記盛宏之荊州記之類  
皆述鄉國靈惟人賢物盛參以實證則多紕謬旣非  
通論不暇取之矣吉甫進書表亦云古今言地理者  
凡數十家尙古遠者或搜古而略今採謠俗者多傳  
疑而失實飾州邦而敘人物因丘墓而徵鬼神流于  
異端莫切根要至于五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  
者皆略而不書將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羣生

一 身 附 本  
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  
所以精研聖后之所宜周覽也此二段議論實獲我  
心二公皆唐中葉良臣學行名位竝高固宜辭尙體  
要若合符節抑豈獨談地理者當如是凡天下一切  
學問皆應以根據切實詳簡合宜內關倫紀外繫治  
亂方足傳後掇拾鬼瑣騰架空虛欲以譁世取名有  
識者厭薄之

杜李兩家書佳處只在體段規模其學之徇俗則限  
于時代又閒趙朱氣習地理沿革冗亂本易差訛再  
加以後人好改前人舊說則治絲而夢之矣前論杜

佑之謬而吉甫亦所不免觀子禹貢後案所駁諸條  
自明

元和志世無刻本傳鈔者缺第十八卷第十一葉以  
下及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三十五  
第三十六六卷河南府河南縣中橋咸通三年造咸  
通是懿宗號三年上距吉甫之卒已四十九年則此  
書後人附益者多別見予所著蛾術編說錄門

自唐以前除偏方紀載外其通天下地理書如京相  
璠土地名闕駟十三州志魏王泰括地志之類皆無  
存者有之自元和志爲始宋樂史太平寰宇記王存

元豐九域志歐陽忞與地廣記祝穆方輿勝覽元無  
名氏混一方輿勝覽皆可參取要不及元和志

李藩王鏐二傳自相違

新百六十九李藩傳云河東節度使王鏐賂權近求  
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鏐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  
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  
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  
日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此事舊一百四十八藩傳  
亦有然考新一百七十一王鏐傳則知兼宰相之事未  
嘗寢二傳自相矛盾矣鏐事旣未得寢則藩之執爭



爲徒然藩傳并此事可以不敘又鏐傳李絳欲阻之亦不能

沈既濟論武后不當入紀

新沈既濟傳載既濟論武后不宜作本紀宜入列傳而以中宗表年紀武后事此本采之舊書然則作舊書者固早知有此段議論矣而仍以武后爲本紀作新書者其意蓋深有取於既濟之論則竟從之可也乃仍作武后紀且又入之后妃傳一人之身既列本紀又爲列傳進退無據彼此兩岐反不如舊書專歸於紀者猶差穩愜殆因紀中不便顯著其惡故邪宋

修唐史有何嫌忌而當諱邪

舊書朱敬則等傳中醜穢之語新皆刪却是何

意見竊又怪既濟以春秋公在乾侯書法自居笑史漢

紀呂后之陋此尙可也乃又有云仲尼有言必也正名故夏殷二代爲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吳楚越之君爲王者百餘年而春秋書之爲子夏殷爲帝周名之曰王此是何語詭妄不經大可駭詫新書既有取於既濟因藏其短爲之刪去論贊中痛詈舊史云猥釀不綱淺則入俚簡則及漏因淺仍俗不足於文宋祁亦太輕舊史矣其實互有短長彼我易觀得無更相笑乎

舊作沈傳師傳以傳師標首而附見其父既濟然既濟事約一千四百字詳載其奏議傳師只百餘字但有官銜絕無事蹟於體裁大不合此則不如新以既濟標題而附傳師爲妥所增傳師事亦參倍之